

袖唐 著

道观里的小道姑，
一夕成为大唐氏族名门嫡女，
身怀无数谜团，破解诸多奇案。

定住大人驾到

CUIDAREN
JIADAO



继《大唐女法医》之后，

袖唐悬疑+推理+言情巨作

起点中文网特别推荐，新增独家番外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崔大人 驾到

袖唐 著

CUIDAREN
JIADAO

下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崔大人驾到 : 全2册 / 袖唐著.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6
ISBN 978-7-5399-8085-0

I. ①崔… II. ①袖…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98629号

书 名 崔大人驾到
作 者 袖 唐
出版统筹 黄小初 沈滢颖
选题策划 北京记忆坊文化
责任编辑 姚 丽
特约编辑 钱 丽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封面书名 肖开霖
封面绘图 孤 九
卡片绘图 ARIA
封面设计 80零·小贾
版式设计 段文婷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670×970毫米 1/16
字 数 430千字
印 张 35
版 次 2016年2月第1版, 2016年2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8085-0
定 价 59.00元 (全二册)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 CONTENTS

〔卷一〕江左玉·····	005
第一章 斩夜·····	007
第二章 母亲·····	012
第三章 婚约·····	023
第四章 抚琴·····	030
第五章 神刀·····	038
第六章 祸兮福兮·····	047
第七章 骤变·····	063
第八章 狄公之才·····	072
第九章 替罪羊·····	084
第十章 父亲·····	101
第十一章 何为门第·····	109
第十二章 再出佛堂·····	119
第十三章 晋京·····	127
第十四章 新科状元·····	134
第十五章 哪一把是神刀·····	142
第十六章 因缘·····	149
第十七章 魏郎君的壮举·····	157
第十八章 悬山书院·····	173
第十九章 出事·····	183
第二十章 抢手的崔凝·····	196
第二十一章 圆兔子·····	207
第二十二章 除夕夜游·····	214
第二十三章 春闹·····	219
第二十四章 江左子清·····	227

〔卷二〕合欢锦·····	241
第一章 皇甫氏·····	243
第二章 染血的合欢·····	250
第三章 嫌疑·····	255
第四章 画像·····	265
第五章 女官·····	277
第六章 陆微云·····	291
第七章 凤求凰·····	300
第八章 考试·····	306
第九章 监察典书·····	320
第十章 河北道·····	336
〔卷三〕落英冢·····	349
第一章 司氏灭门案·····	351
第二章 定魂八卦阵·····	357
第三章 史无前例的排场·····	367
第四章 司言灵·····	376
第五章 忘年之交·····	382
第六章 毒杀·····	387
第七章 疑凶·····	395
第八章 不能说的秘密·····	403
第九章 左仆射·····	415
第十章 姬玉劫·····	430
第十一章 李昂·····	436
第十二章 突变·····	446
第十三章 尘缘如梦·····	454
第十四章 局中局·····	468
第十五章 血光·····	485
第十六章 追踪·····	495
第十七章 脱难·····	506
第十八章 回帖·····	522
第十九章 嫁与我为妻·····	533
第二十章 梅花宴·····	543
番外 君子藏剑·····	554

第五章 女官

崔家对凌家的聘礼很满意，不多不少，与他们的身份地位正相符，既不会失了面子，又不至于寒碜。

凌家很快就下聘，而后合了几个婚期递过来给崔家看。

崔净年纪还不大，倒是不急于出嫁，但凌策已经不小了，又是嫡长子，所以崔家再不舍也只能拖延几个月而已，于是从算出的良辰吉日中挑了不前不后的一日，也就是明年开春。

而崔凝在家混了这么些时日，终于开学了。

几个小姑娘一见面就开始叽叽喳喳地说起别来之情，仿佛十年未见似的。

因着刚刚开学，大家的心思都还没有收回来，书院便先安排了一些轻松的课业，今日便没有背书，而是上乐课。

而颖川先生因着武惠之死，辞了教职，抱琴远游去了。今日便是由一位近来风头挺劲的先生授课。

胡敏消息最广，她偷偷告诉崔凝，武惠死之前曾经跑去找过颖川先生，也许是希望她恋慕的这个男人能够帮她一把，可是颖川先生听闻她的表白，震惊之余觉得不应该插手学生的私事，于是拒绝了她。心高气傲的武惠，最

终选择以最极端的方式结束自己的一生。

虽然自杀是武惠自己的选择，但是颖川先生觉得自己没有处理好，难辞其咎，不配再教书育人。

而接手乙舍的，就是满朝官员异口同声说丑到不堪入目的——陈智。

所有女学生都听说过他的大名，均很是期待，就连颖川先生离开的遗憾都被冲淡了很多。大家期待陈智到来，一来是因为好奇，想看看他到底有多丑；二来是觉得他行事随性潇洒，很是爽快。

在全体女学生的翘首期盼之下，一个身着半旧灰白袍服的年轻男子携一把琴不紧不慢地走了过来。

崔凝和其他人一样，伸长脖子去看。

待陈智走近，众人看清了他的长相，一张平凡无奇的脸，有点黑，但绝不是想象中的麻子脸，也并非歪鼻斜眼，鼻子嘴巴都长得很普通，就是生了一双眯缝眼而已！

“先生晨安！”所有人起身行礼。

陈智抬了抬手，脸上那两条缝隙弯了一些，感觉像是在笑：“都坐吧，大家随意一些。”

师生各自落座，陈智将琴横在膝上，什么都没说，抬手就奏了一段曲子，令一千闺阁女子瞠目结舌。

若说颖川先生的曲清雅隽永绕梁三日，陈智就是张狂潇洒肆意令人心胸疏阔。

弹了一半，他好像突然想到什么事情，琴声正畅快的时候戛然而止，弄得人心里像是突然被堵一块石头似的，却只听他道：“对了，我忽然想起来有件事情没有说。我呢琴技一般，平时就是随便弹弹，你们也都随便学学吧，有何问题现在可以问。”

一个女孩站起来先施了一礼，道：“先生，我们觉得学习琴技很重要。”

陈智吃惊道：“为什么？”

女孩道：“学乐器可培养人的气韵。”

身为贵女，气韵很重要。

“可我也没见那些歌姬乐姬怎么像贵女哪？”陈智索性把琴放在一旁，一副要与这娘子好好唠唠的架势，“你们又不需要取悦于人，高兴不高兴随手抚一曲也就罢了，反正听的都是别人。”

众人一阵轻笑。

“先生。”李逸逸站起来，存心想为难新任先生，“我喜欢抚琴，想学得精妙。”

“噫，那我现在教你也足够了，待你将我本事都学了再去寻更好的先生。我还能教你十几二十年不成？不必担忧被我耽误学业。”陈智这就将她打发了。

没有难住他，李逸逸心有不甘，又道：“那若是有您教不了的学生呢？”

“哪个？”陈智努力瞪大脸上的两条缝。

李逸逸就把崔凝给卖了：“阿凝琴艺高超。”

高超……还算是算不上，崔凝自问弹不出陈智那样疏狂尽兴的曲子，也很想向他学习。

“哎呀呀，太好了！”陈智十分高兴，顺着李逸逸的目光看向崔凝，“快来快来，劳小娘子弹一曲。”

崔凝只好起身，施礼道：“先生，学生的琴技实在谈不上高超，不敢班门弄斧。”

“都忘了你们这些小娘子爱扭捏。”陈智来之前被临轩先生好生地叮嘱了一番，“还以为有个人能替我几日呢。”

他最近应酬特别多，都忙不过来！

陈智不喜欢应酬，但是能白吃白喝，宴席上还净是些好东西，不去有些可惜了……尤其是有那么多美酒。

众人听他嘀咕，心下就觉得有些不舒服，有人道：“先生，容学生说句放肆的话，书院花钱请您来教学，您怎可如此随意对待？”

陈智怔了怔，倏然起身道：“你们且候，我去去就来。”

满屋子人见他大步流星地走了出去，顿时面面相觑。

一会儿工夫，又见陈智回来，走路都乐得一颠一颠的，且态度不同于先前，他不好意思地道：“之前临轩先生也没说清楚，还以为让我随便教教呢！既然大家都交了学资，我肯定尽力教授。都坐吧，开始授课。”

陈智原先是男学那边的先生，他本以为女学是附带的，不会另算。

众人被他一会儿一个嘴脸唬得一愣一愣的，但他一开口授课，大家的注意力很快就被吸引过去了。

陈智讲课极风趣，随便一句话都让人笑得前仰后合，而再一深想，又觉得他的话很有道理，并不只是逗人发笑而已。

短短一堂课，所有人都开始喜欢他的授课，脸也都笑酸了。

崔凝也觉得陈智是迄今为止见过最有趣的人了，和这样的人在一起，肯定没有难过的时候吧！

下学之后。

崔凝与李逸逸几个人一道回去。

路上，崔凝一边和她们聊着天，一边抬手稍稍挑开马车帘子透气。几个人塞在一辆车里，不免有些气闷。

突然间，一队与她们对向而行的马车吸引了她的注意力。

“在看什么？”李逸逸也凑了过来，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

“那些是什么人？”崔凝见那些马车全都一模一样，样式简单古朴，车角上挂着宫灯，像是要走夜路的样子。

李逸逸道：“那些是浑天监的女生徒。”

浑天监，主掌观察天文，稽定历数，凡日月星辰之变，风云气色之异，要率领辅官进行占卜，算是属于道教。

崔凝没想到大唐还有这样的官职，问：“她们晚上出门是要观星吗？”

“可能是吧，我也不太了解，她们可神秘了。”李逸逸道。

崔凝看着六驾马车一辆辆驶过，比她们私用的马车要长一些，粗略估算，里面至少有三十几个人。

“对了，你们打算考女学吗？”谢子玉问道。

“我考不上。”李逸逸从小几上拿了块糕点塞进嘴里，“我待十五岁就回家等着嫁人，考女官多累啊！子玉想考？”

谢子玉点头：“是啊，我立誓要做姑祖母那样的人。只可惜那时女子不能为官，否则以她之才，定然能做一代女相。”她看向崔凝，“阿凝，姑祖母如此看重你，你应该要考女官的吧！”

“呃。”崔凝一念掠上心头，如果考女官的话，相对来说应该就会自由一些，不至于一直待在深宅大院里，“考，可是我还没想好考哪个衙门。”

谢子玉道：“我要考尚书省。”

“子玉是奔着左右仆射去的吗？”李逸逸笑问道。

几个人一路笑闹着，到了分叉路口，才上了各自的马车。

崔凝安静下来，仔细想了想谢子玉的话。

女子考官并不需要参加科举，而是直接参加三省六部的招考就行了。但即便如此，考女官也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需要花费很多精力和时间，而

且不知道家里会不会反对。

崔凝决定找崔况聊聊。

回到家，崔凝匆匆去凌氏那里问安，打听到崔况已经下学，便径直奔他屋里去了。

崔况的屋里收拾得井井有条，所有摆设都是他自己从库房里挑出来的，东西不多，但每一件都颇有韵味，外厅靠墙处还摆着两排大书架，书籍种类繁多，他并不只看四书五经，还特别爱收集一些偏门杂书。

“二姐？”崔况从书架后面探出头。

崔凝走过去，才发现他的书案放在两个书架间的窗户旁，这样中间又隔出一个安静的空间，像个小小的书房一样，又不会影响正屋的摆设。

“什么时候改成这样的？真有趣。”崔凝走进去，发现靠南窗那边是书案，而靠北墙的一边是个小胡床，能坐得下两个人，中间还放了一张小几，上面摆着一盘洗好的葡萄。

“坐吧。”崔况道，“二姐来找我下棋？”

崔凝在胡床上坐下，才发现几面上还画着棋盘。

“你可真会享受。”崔凝捏了葡萄塞进嘴里，又看他手边看到一半的书，封皮上写着《爻》，“你看这个作甚？”

“准备考算科啊。”崔况道。

算科，除了《九章算术》《正九廿字》《周辞》《史记》《汉书》《后汉书》外，还要考《孙子兵法》《易经》等偏门杂学，非常繁杂。考此科，需得头脑灵活、学识博杂。

崔凝道：“先陪我说会儿话吧。”

崔况颌首：“说。”

“你觉得我考女官怎么样？”崔凝看他想也不想就要开口，立刻道，“不许打击我！”

崔况咽下了方才要说的话，淡淡道：“那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你觉得家里能同意我考女官吗？”其实崔凝还没有想好考不考，她只是想确认一下，再进行下一步打算。

“族里还没有女子考过女官，应该会有人反对，不过问题不大，祖父一定会支持你的。”崔况捏了一粒葡萄抬手一抛，张口接住。

崔凝道：“祖父……是因为祖母？”

“你说呢？”崔况白了她一眼。

“好吧，既然你这么说，那我就放心了。你觉得我考监察司怎么样？”
如果要考的话，崔凝觉得考监察司比较有用。

“哈？”崔况无情地嘲笑，“你打算去给魏兄端茶递水吗？”

“我就知道你说不出什么好话！赶紧看你的书吧！”崔凝把几上的书塞进他怀里，“祝你不落榜。”

“二姐。”崔况把书丢在胡床上，起身拉住她。

崔凝听他喊得如此真挚，不禁驻足回头。

崔况拍拍她的手，语重心长地道：“何苦为难自己。”

“信不信我揍你！”崔凝郁闷道。

崔况笑着躲开：“二姐，你到底有没有帮我看看裴九？”

“明天就去看，你这么急吼吼作甚？要不然你随我一起去看？”崔凝道。

崔况摸了摸下巴：“近乡情怯的感觉你懂吧？”

“不懂。”崔凝不明白看个姑娘有什么好近乡情怯？

“罢了，不该对你还存一点希望。”崔况摇摇头，“反正你帮我先看看吧，若是长歪了，你先和我说一声，我好有点心理准备。”

“哦。”崔凝懒得去管他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转言问道，“你可知道浑天监？”

崔况怔了一下：“怎么想起问这个？”

崔凝道：“我回来的时候正遇上浑天监女生徒出行的马车，大晚上也不知道去哪里。”

“难不成你考虑要考浑天监？”崔况往胡床上一躺，大爷似的，“如果是，赶紧断了这个念想吧。”

崔凝又坐回去：“为何？”

崔况顿了顿：“考浑天监的人大多都是易学家族，虽也有例外，但绝对不会招收有家族势力的生徒。”

“与我详细说说吧。”崔凝知道这些东西在书上肯定看不到，她又不好四处打听，问崔况是最好的选择。

“浑天监原名是太史监，专司卜祸易福，原来大唐奉李耳为先祖，崇尚道教，太史监的势力十分强大，太史令一职也常由道家人担任，很受圣上宠信。据说太宗时期太史令夜观天象，窥得天机，在墙上写下‘龙行有雨，泽被苍生。帝传三世，武代李兴’，而后当夜坐化飞升。太宗看见预言之后，大发雷霆，为此还杀了名将李君羨。”

太宗当时不是没有想到武家，但是一则武家并不靠近权力中心；二则，武家出身、势力都不足以威胁皇权。武士彠是跟着太宗的开唐功臣，在此之前卖过豆腐、贩过柴火，发家致富成了商贾，后来跟着太宗立下汗马功劳，太宗登基以后仕途止于荆州都督；而且，武家多生女儿，只有一个儿子还不大出息，导致在武士彠之后武家就慢慢没落。再加上，武士彠与太宗是君臣，亦是好友，太宗十分信任他。

于是太宗认为太史令预言中的“武”可能并非是姓氏，恰好当时满朝文武中能与“武”沾上关系且有能力篡权的就只有李君羨。李君羨出身李氏，颇得太宗器重，年纪轻轻便立下赫赫战功，荣升为将军，他的老家是武安县，爵位为武安侯。

武士彠很有远见，他知道太宗知晓他的忠心，念着旧情，但下一任的君主就不一定了，若是宁杀错不放过，整个武家都保不住，所以在太宗驾崩后的一个月，他便因为悲痛伤情而追寻先帝去了。

在他死后，武家彻底远离了政治舞台，而武媚娘也自此常伴青灯古佛。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这个预言最终还是应验了，并且应在了一个女子身上。

因着这一段过往，女帝陛下如何能喜欢道家？她在佛寺里待了一段时日，觉得佛祖保佑她躲过灾厄，从此更偏信佛家，待她掌权之后就开始宣扬佛家，登基之后更是对佛家鼎力支持，到处兴建佛寺，修筑佛像。

崔况道：“陛下大概觉得道家虽然与她不合，但毕竟那句预言应验了，头上三尺应有神明，还是保留了太史令，只是改名为浑天监。你想想，有这么段过往，浑天监的处境多么尴尬敏感？”

“确实如此。”崔凝叹了口气。信仰这东西都是随着政权更迭转变，一时起落是常有的事情，道家也有辉煌的时候，那时佛家不也是艰难求生存？

崔况见她颇为感慨，疑惑道：“你惆怅个什么劲儿？”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句话说得太对了。”崔凝想，但愿今时今日她与师门在河东，某一日能走到河西吧。

“莫名其妙。”崔况也惆怅，“太笨愁人，太聪明也愁人，你说我能匀一点给你多好。”

“你可要点脸吧！”崔凝真是拿这么自恋的人没办法，只能败退。

晚上，崔凝躺在床上，仔细思考自己的未来。她越想越觉得考女官是一

条很好的出路，不管对寻找神刀有没有用，至少能够获得一定程度的自由。

至于做生意，能自由行动后肯定会比现在容易很多。只不过，同时兼顾两头会更艰难更累。

想清楚之后，次日吃完早饭，崔凝便与祖父说了想考女官的事。

“好。”崔玄碧沉默许久，终是点头，“既然如此，学业上就更不可懈怠，听闻你现在除了去书院，还跟着符家小子学习，认真一些，他对你入仕有帮助。”

如果谢成玉生在今朝，那将是怎样辉煌的一生？他很想知道。

崔凝问道：“祖父，魏五哥不行吗？”

“魏祭酒家的小五？”崔玄碧摇头，“他天生就比旁人聪明，在官场上锋芒太露，但以他的才智和敏锐能够避开危险，那种本事别人很难学得来，你要学为官之道，符长庚更佳。”

符远的一切是符相手把手教的，且进入朝堂之后表现出色，比符相当年有过之而无不及。

“只是符家小子若随符相，手段就难免诡谲狠辣，你莫要学这些。”崔玄碧沉吟道，“我抽空亦会教你，待过两年告老，闲赋在家，正好一道教你和况儿。”

“祖父不等小弟入朝走稳了再告老吗？”崔凝问。

崔玄碧笑笑：“我们崔家在朝的人多得是，都会倾力互相帮衬，与我在时无异。”

崔凝嘀咕道：“那小弟还说待您退了之后，他娶媳妇可难了呢。”

“我退不退，崔家的门第摆在这里，怎么会艰难？只是难免要被别家挑拣了，无法想娶谁就娶谁。”

世家之间联姻十分现实，门第是一方面，更要看未来的发展，如果后继无力，任你门第再高，人家有好姑娘也不会嫁给你。

得了崔玄碧的支持，崔凝把一颗心放到肚子里：“祖父觉得我应该考哪一部？”

崔玄碧反问：“你自己看好何处？”

崔凝迟疑了一下，还是实话实说：“我是想考监察司，不过三省六部我都不甚了解。”

“监察司的女官很多，比较容易考。”崔玄碧认真想了想，“只是很难有前途。”

监察司独立于三省六部之外，皇帝直辖。听起来好像很威风，但实际上不过就是皇帝的耳目，平时做的工作都是为了辅佐三省六部，监察司主官也只是正四品而已，手里几乎没有什么实权。而且俸禄不算多，总是得罪人，也不能真正做些实事，唯一的好处就是可以借着皇帝的威风狐假虎威，面子上倒是能唬人。

真正有雄心抱负的人不会选择去监察司。

考进监察司的女官还从来没有一个能掌实权，因为女性细致，刚入职都被分配去做一些卷宗誊写归档之类的活，在那种位置上，很难做出什么政绩，也难有出头之日。

除非像魏潜那样办案能力很强，人们才不会忽略他的存在，否则就算是其他男性官员，绝大多数也是前途渺茫。而魏潜将来若贡献很大，就极有可能被调离监察司，去更加适合他的位置上发光发热。

经过崔玄碧的解释，崔凝想考监察司的心就不那么坚定了，如果要她把时间都花在誊抄卷宗上面，那还不如杀了她更干脆。

她想四处走，多辛苦都没关系，关键是要能够获得大量信息，相对自由，让她有机会去寻找神刀。

看来还需从长计议。

崔玄碧见她沉思，提醒道：“时间不早了吧？”

崔凝猛地回过神来，急慌慌地告退出门赶往书院。

到岔路口的时候，正遇上胡敏，时间紧迫，两人没有下车，只在车上打了个招呼。

出了坊市，马车开始急行。

待到书院前下了车，崔凝一边快步前行，一边问：“你怎地也这么晚？”

“嗨，我在家里听墙角听忘了时间。”胡敏道。

崔凝笑道：“你都听了些什么？连时间都忘记了？”

“合欢案捉到凶手了。”胡敏道，“唉！三两句话说不清楚，待得空我与你仔细说。”

两人很快到了教舍门口，刚刚坐下，外面便敲了钟。

崔凝松了口气，但心里猫抓似的，强迫自己集中注意力念书。

好不容易熬到了午饭时间，吃完饭，崔凝便拽着胡敏找了僻静地方说话。

李逸逸和谢子玉也跟了过来。

胡敏也是憋了一早上，这会儿正好说个痛快：“魏五郎只是为了迷惑凶

手，前些天设了一个局，放话说李宁留是凶手，具体我也不清楚，反正那凶手上当了，深夜潜入皇甫家的合欢林，被埋伏在那里的衙役捉个正着。”

“是谁是谁？”李逸逸急道。

“你们猜猜？”胡敏目光熠熠。

“若是能猜到我还用待在这儿？”李逸逸戳了戳她，“快说，别卖关子。”

“居然是陆将军！”胡敏道，“奇怪吧！所有人没有怀疑到他头上！长安城这么大，魏郎君怎么就能捉到他呢？我听父亲说，魏郎君在设圈套之前就知道他是凶手，只是一来证据不足，二来不能自己担着结果，遂扯着刑部和京畿衙门的人一起。”

凶手是当朝将军，而且是三个月前刚刚从高丽战场上凯旋的将军！

“你说的是陆微云陆将军？”谢子玉诧异道，“他为什么要杀皇甫夫人啊？”

在外人看来，这两个人根本就是八竿子打不着。

“我就是很好奇，魏五郎如何知道凶手是陆将军，阿凝你与他相熟，得空一定要问问。”胡敏道。

崔凝道：“那还用说，我一定会问。你先说说，陆将军与皇甫夫人有什么关系啊！”

“我就是听这个才忘了时间。”胡敏抬头看看四周，确定没有人在，这才小声道，“原来陆将军是个读书人，还曾经中过进士，才华出众，但是苦于没有门路，一直不能入仕。他生活落魄，一度沦落在西山寺庙前为人写字解签，衣食不能果腹。十五年前，戚氏春游时遇见了他，在他那里解了一次签文，被他的文采折服，之后便经常找他解签，两人渐渐熟悉起来。戚氏得知他的处境不好，便找了很多关系，为他在工部谋了一个小小的文书职位，虽是个不入流的官职，但好歹能够有俸禄养活自己，但是……”

陆微云看出了戚氏对自己的心思，他虽然落魄，但有骨气，拒绝接受戚氏的好意，也不再去寺庙摆摊了。

戚氏初始对陆微云只是由衷的钦佩，然而随着日渐熟悉，这份钦佩渐渐就变成了钦慕，再到后来少女怀春，那份钦慕转变成了爱恋。如果不是这么长时间的感情，也不会令戚氏一直放不下，甚至在陆微云消失之后苦苦寻找，并且取字“暮云”。

“后来呢？”李逸逸问道。

胡敏叹道：“或许是上天不负有心人吧，戚氏再次偶遇在书楼里做账房先生的陆微云，可能是戚氏的坚持感动了他，两人便好了。”

后来的事情鲜有人知，他们也许是有过一段美好的日子，直到戚家与华国公府定了婚约。

也就是那年，陆微云哀莫大于心死，投笔从戎，用厮杀淹没那些思念，在战场上拼出了一份前程；可是那女子，已经是华国公夫人了。

谢子玉听得眼睛发红：“既是这样深情，为何又要杀她？”

崔凝沉默不语。

“或许是记恨戚氏为了荣华富贵抛弃他？”李逸逸猜测道。

崔凝想不出缘由，心里便惦记着魏潜承诺的解释。

但是晚上家里绝对不会放她一个人出门，带侍婢也不行，于是崔凝果断打听了裴九娘所在教舍，匆匆跑去看了一眼。✓

裴九娘与崔况差不多大，已经是个水灵灵的小美人，大大的眼睛，皮肤白皙，笑起来模样甜甜的。她发现崔凝在看她，便落落大方地冲崔凝一笑。

崔凝就上前打了招呼，谎称自己以前见过她。

裴九娘显然不是崔况那种妖孽，只记得自己去过清河崔家，但并不确定当时有没有见过崔凝，但仍是很乖巧地叫：“崔姐姐。”

崔凝交朋友大都凭直觉，她很喜欢裴九娘，一番交谈后，两个人关系已经拉近了不少，便趁势邀请：“明天休息在家，小妹要是不嫌弃，到姐姐家里玩可好？”

其实第一次见面就发出邀请很是唐突，但崔凝瞅准了裴九娘是个好说话的姑娘，而且父亲刚刚调职来长安不久，肯定还没多少交心的朋友。崔凝年岁虽比裴九娘大点，但好歹也是“旧相识”，再加上她对自己的亲和感很自信，便直接邀请了。

结果没有让崔凝失望，裴九娘很高兴地答应了，还表示很喜欢崔姐姐。

崔凝利索地办成了这件事，回到家里，就拿此作为交易，让崔况陪着她出门。

崔况也不知怎样与凌氏说的，凌氏一口就答应了。

崔凝欢天喜地地出门。

崔况兜头就给她泼冷水：“别高兴得太早，你也不用那个不大管用的脑子好好想想，这个时间魏兄可能在酒楼吗？”

不知道是因为对魏潜的盲目信任，还是纯粹为了反驳崔况，崔凝道：

“五哥肯定知道我会去！”

崔况不置可否。

两人上了马车，他道：“已经出来了，说说裴九吧。”

崔凝满心惦记别的事情，也就没有卖关子：“眼睛大大的，皮肤很白，声音也好听，笑起来很甜，特别乖巧，长得比我好看多了。”

崔况原是听着很开心，结果听到她最后一句，就有些郁闷：“能不跟你比吗？”

他是个审美很正常的男孩子，当然知道自己两个姐姐都长得很美，但是崔凝往自己身上扯，他就有种不祥的预感，万一裴九和二姐一样让人操心可怎么办？

崔凝不以为意：“好好好，反正就长得很美，悬山书院中的翘楚。”

崔况这才咧嘴笑得欢：“我就知道，我的眼光不会错。”

“明天你可以自己看看。”崔凝得意地道，“我把她请到家里来了，怎么样，是不是办事很利索？早说了，包在二姐身上准没错！”

崔况的笑容一下子僵在脸上：“你是什么时候认识她的？”

“今天啊？”崔凝见他表情奇怪，问道，“怎么了？”

我！的！老！天！爷！

崔况心里咣咣咣地就这么几个字来回闪，闪得他脑子发晕。

哪有人第一次见面就邀请对方次日回家玩？

傻瓜的世界他无法理解，但这并不是重点。

天大的问题是——裴九居然答应了！还表示很喜欢二姐！头一次见面就给人骗回家的姑娘啊，怎么想怎么觉得不妙！

崔况缓了好半晌，平复心情之后便开始努力安慰自己，一定是裴九看出二姐傻，不忍心拒绝，绝对不是物以类聚。

“小弟，你脸色不太好呢？是不是因为明天要见她，太紧张了？”崔凝关心道。

崔况扯了扯嘴角：“是啊，我紧张得今晚都要睡不着了。”

何止是紧张，简直要吓死他了！

国子监沐休的时间与悬山书院不同，其实崔况明天并不休息，但是为了确认一下，他决定告假在家等着。

“哈哈，没想到小弟还有紧张的时候。”崔凝印象里，崔况一直都是淡定至极，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他小手一抄，小脸一绷，很快就能想到解